

目 录

从黑暗走向光明·····	赵洪轩 (1)
遂宁参议会内幕·····	刘伯常 (15)
抗战歌咏团在遂宁·····	汪 俭 (17)
遂宁“哥老会”述略·····	黄德寿 (19)
遂宁公共理化实验所·····	余 鲤 (22)
《涪声日报》概述·····	李运焕 (23)
回忆丰子恺在遂宁办画展·····	童国璋 (26)
刘成基一生·····	王兴华 吴逢春 (29)
垄断遂宁棉花市场的林辟子·····	刘伯常 (31)
遂宁旧历年——元宵灯火·····	曾小可 (32)
简述遂宁广德寺的来历和发展前景·····	李泽遗 (37)
黄峨的诗歌初探·····	蔡 忠 (38)

从黑暗走向光明

赵洪轩

编者按：

《从黑暗走向光明》是赵洪轩同志的回忆录。该同志曾任过国民党军队上校团长，起义转业后，长期从事教育工作。在耄耋之年，罹疾病缠，不辞劳劬，伏案握管，达墨十余万言，爱国热忱，洋溢于字里行间。令人钦佩。第一辑已刊出第一部分“黄瑾怀在遂宁创办军士学校始末”。以本辑起，将连续刊载其余部分。

第二部分 出川抗日至抗战胜利

长途行军 出川抗日

1937年“七七”芦沟桥事变，全国人民情绪沸腾，爱国军人请缨杀敌，共赴国难。蒋介石被迫抗战，对四川军队又一次整编。

41军122师原有三个旅，六个团，缩编成两个旅、四个团。旅长张熙民，团长杨特生、刘靖炎以及大批军官被编余了。士兵汰弱留强。每个连军官五员，士兵一百四十二名；每营三个步兵连，一个重机枪连。我被并编入364旅727团第三营七连当连长。番号是41军122师364旅727团3营7连。

41军军长孙震。122师师长王铭章，364旅旅长王治远，727团团长沙宣武，第三营营长张献奇。抗战期中41军属二十二集团战斗序列。集团军总司令，先是邓锡侯，后来是孙震。八月底在绵阳誓师首途开赴前线。

长途行军每天走一个团。途经广元，过沔县，到宝鸡就是二十多天。再乘火车经西安，到潼关北渡黄河。部队开进，并未集结，就花去了约一月时间。

这次行军，我们团是第一天出发的部队，也是从川北道路出川抗日的先头部队，沿途百姓支持，地方当局也有所准备，诸如住地、铺草、给养采购等，都得到方便。这次行军，不拉夫扰民，出发前上好门板，捆铺草，还清借用东西，部队纪律良好。还有，士兵开小差的少了。如我连出发前多几个兵，以备逃兵补充。直到前线还是多几个人。可见爱国是中国人民的美德，都愿去打国仗，真是鼓舞人心。

在潼关，部队并没有集中，到一个旅便立即渡河前进。潼关对岸是风陵渡。黄河水流湍急，波涛汹涌，用大木船横渡。每船能容百多人，要十多名船工，推浆摇橹，渡一次要两小时。

我们过了黄河，立即乘同蒲路火车去太原。同蒲铁路颇为别致。它路轨窄，机车小，车厢当然不大。一列兵车运不了一个团。

一进山西，战争气氛就很浓了。车行途中要躲警报。一天要停几次车，每个车站有难民拥挤。

火车到了太原，为防敌机轰炸，白天不能进站，夜间实行灯火管制。白昼警报频鸣，车站已多次被敌机轰炸，弹痕斑斑，军民情绪都很紧张。

部队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。当时得知的情况是，晋北大同已失，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。晋东娘子关告急，这些概况，要求我们部队赶去娘子关，执行作战任务。

太原是我国北方古今名城。因军务紧迫，未能进去观光，我们只在车站附近，停留了一天多，补充弹药、面粉等，但并未补充新武器。我们的装备是川造步枪，手榴弹、大刀（大刀364旅两个团才有）。夜间上车，拂晓到正太铁路上的阳泉车站下车步行。又经一整夜急行军，天明走到东西回村，就与敌军遭遇。我们两个团同时展开迎敌。日军以其优势火力，攻击前进。我们以步枪、手榴弹、大刀阻击敌人前进。自晨至晚，激战终日。各个营连对当面之敌，发起过多次冲锋，拼手榴弹、大刀，真是刀光闪闪，杀声震动山谷，使侵略者为之胆慑，遗尸阵前，不能前进一步。我士气激昂，不怕牺牲，初战告捷。

这次战役，我连司务长陆昌永及十名士兵英勇牺牲，十多名士兵负伤。

我们在晋东战场，转战半月，与敌接触数次在东西回村，上下龙泉，松涛等地，战斗最为激烈。敌人先用飞机侦察，再用陆空联合前进，飞机与炮兵指示目标。步兵分小队前进，每队先头一手太阳旗。骄兵悍将，来势汹汹，其实不然。我们是据险防守，居高临下，近距离阻击，先打他执旗兵，使其队形分散。他必定再组合，才能再前进，敌军是不敢单独行动各自为战的。

我们在晋东打仗，是敌情不明，任务不明，地形不明，通信联络不明的情况下进行的。例如我们奉命到娘子关，赶到中途，娘子关已经失守。回师太原，未进城而太原已失。在东回村不预期而与敌遭遇，在南拌村遭敌袭击，邓锡侯总司令险些送命。团以下都是徒步传令，一失去联络就几天不能归队。指挥官下级找不到上级，士兵找不到军官。没有军用地图，全靠本地向导领路。否则就只有瞎摸，何谈行动保密。

太原失守，我们奉命向晋南转移。这时铁路运输中断，沿途敌机跟踪，白天部队不能行动，只有夜行早停。夜间行军联络十分困难，一进村拐弯，就迷失方向，走散了的很多。我们的营长张献奇，就是与连队失去联络二十多天才归队，后来因此丢官。第八连长罗元遂，把部队丢光，只身逃跑过黄河被逮捕。听说被处决了。我们这个营如此，其他恐不例外，部队就这样拖垮，损失战斗力的。军纪也松弛了，因各自找吃的。

在洪洞县休整时，我连并入第一营，我当第二连连长。营长是王承裕。我们奉命开到沁源前线设防，这时是大雪纷纷，快到37年终了。

第二战区副长官兼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的红军，在晋东我们时常碰面，有时同住一个村庄，都是歌声嘹亮，相见甚欢。洪洞县也住有八路军，带兵用说服教育，我们就是这时学到的。

✿

1937年底，移师东向，军次徐州。22集团军奉命东调徐州战场。这时黄河上游已结冰，大小冰块顺流而下，撞击木船铿然有声，朔风怒号，寒气逼人，幸战士已穿上了棉衣。

潼关乃关中门户，背山面河，地势险峻。是古今军事重镇，有一夫挡关，万夫莫开之称。陇海铁路经此，东出中原。我们在潼关站，由铁道指挥部安排，乘车东进，途经洛阳、郑州、开封等大城市，尚称平静，少受敌机干扰，车行被滞。

河南饥民很多。沿途各站都有衣衫褴褛，讨吃要钱的，男女老小站满月台。呻吟呻吟，状甚凄惨！大家都给钱给粮。而这一路的物价却很低。一毛钱可买十个煮鸡蛋，二、三毛钱能买一只烧鸡，老百姓的收入可想而知了。

我们部队在徐州以西阳山县一带集结待命。

1938年元旦后，我们奉命出发，步行经徐州城再向北，开到运河南岸，自韩庄至台儿庄沿线构筑工事。

徐州是苏、鲁、豫、皖交界的地方，是苏北重镇，古称四战之地，为兵家所必争，是津浦、陇海两条铁路交叉点，临、台、枣支路的终点站。东至连云港出海，南有淮河、北有运河，西是豫东海州平原，地势开阔，城周有苑山，白虎山，笔架山等险要阵地。

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坐镇于此。我们部队受李指挥。我们知道的情况是南京、济南相继失守，敌人南北对进，徐州大战在急。

连日大雪纷起，我们在雪地行军，敌机不能活动，觉得安全，到达目的地后，我们营住灯庄闸附近村庄，这里离台儿庄八里。

因天寒地冻，构筑阵地出土困难，有的地方用火烧化冰冻才能作业。徐去尺把厚的冻土，下面土质松软，挖一人深的战壕，纵深配备，很快就完成了野战工事。王铭章师长亲自率领各级军官，进行检查。

在运河边，我们过了一个出川抗战第一个春节——38年春节。我们本来是分排伙食，节日排排都请连长去会餐，吃的有肉有鱼和四川人爱吃的大米饭，还喝了烧酒（在情况紧急时是不准喝酒的）。虽在战地，却也欢乐。

我们的士兵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弹药、背包、粮带外，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东西是鞋子。“四川的草鞋兵”（别人的谐称），出川就买不到草鞋了，天气冷也不能穿，就自己出钱买布鞋、胶鞋穿，有时领一点慰问军鞋，也不敷分配，有些为难了。这时我发现有的士兵，又在打草鞋，没有稻草就用麻和布条，一检查差不多都有准备了，士兵们说是准备打仗用的，连长你也少操些心哟！平时不打紧，在这个时候，士兵抢时间为抗战打仗做准备，真使我很受感动。带兵的人难得士兵想法一致啊！

我们出川抗战时，发的是国难薪。上尉连长每月纸币五十元。中、少、准尉依次递减。上士十二元……二等兵八元。官兵都要扣伙食费。士兵发被服，军官自备。

关于军粮。开始是就地采购，后来是兵站价购，再后是供给实物。每人每天糙米24两，其余副食、蔬菜、油盐均系各连自买自食。

能按月发薪，虽少，尤为可贵。在前线的官兵，生活尚称温饱，可是好景不常，仅半年多时间，物价就节节上涨，前后方的军民，都受其害，不过前方抗战军人受害更深，更加困难罢了。

血战滕县 王铭章阵亡

1938年3月×日，我们的部队在运河北岸韩庄集结。得知的情况是韩复榘失守济南后，不是把他的军队沿津浦铁路南撤，以保卫徐州，而是跑到鲁西去了。（后来韩被逮捕，在武汉枪决）致使津浦北段空虚，无兵防守。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奉调四川，由41军军长孙震继任总司令职务。负责徐州以北防守任务。我们沿铁路向北推进，经临城到滕县布防。

滕县位于鲁南平原，距徐州二百余里。津浦铁经过城西门。城墙高且坚，只是护城河早已干涸了。据说滕县是春秋时滕文公故里。

部队到达后，各按任务，构筑阵地，以待敌人。我们营守南门外，并派我连进出于北沙河一带监视敌情。情况一天天紧急，敌机频繁出动，低空侦查，坦克也出现在阵地，打几炮又开走了，敌人已开始火力侦察了。

我们连夜进入阵地。再加固工事，并砍伐树木，做芦材障碍，抢修掩蔽部，虽流大汗也在所不惜。这样我前有野战工事凭藉，后有坚城可依，正是不待敌不来，待我有以待也。

3月×日晨，敌人从北、东、南三面攻击开始了。敌机凌空俯冲轰炸，炮兵列列，大有把城夷为平地之势，刹那间着弹的地区，城墙内外硝烟弥漫，尘土高扬，使人有点窒息。在远处观察敌人炮兵排列阵前，不出三千米，趾高气扬，欺我无重兵器对战，敌人预期滕县城一鼓可下，却没料到在这里给他掘好坟墓了。

敌步兵一进到我步枪有效射程，就遭受阻击，不能前进。又是一阵炮击，反复多次，其奈我何。这一天我们是在炮弹下过活的。

入夜，我们敌前休整，伤亡不太大，我连阵亡士兵三名，伤十多名，掩埋了尸体，送走了伤员，才吃上了一顿饭。

当夜我们得到营部的通报，略谓：我军奉命守城36小时，以待援兵，县东北外围阵地，有的已失守，部队退到城关街道，要准备巷战。城东守军英勇杀敌，连长殷子云等传令嘉奖，运到手榴弹迅速领发……

夜间敌方焚烧民房，火光通明，我们却不敢大意，一切摸黑进行，免遭机、炮轰击。

第二天天刚明，敌人攻击又开始了。机炮联合，猛烈轰击，把城墙轰平数处缺口，坦克引步兵冲锋，进行强攻。压迫我们收缩到城根，最后抵抗阵地。在城墙上的部队掩护下，我们继续抵抗，直到天黑。这一天我们的伤亡较多，敌人的消耗更大，城外据点差不多丢完了。

我们全部奉令撤进城内。王师长下令堵死城门，与敌作殊死战。只准伤兵员出城。我们进西门时，看见124师曾苏元旅长亲自守在城门洞。

在城外连日作战，我连官兵，尚无大的伤亡。士兵还有百人，我虽负伤，但不是要害，

官兵都不气馁。这时进城，算是较完整的一个连了。团长张宣武亲自指挥，为突击队。并说是师长的指示，哪里危急就向哪里冲。转告官兵完成任务有重奖。现有手榴弹××箱，你们要多少就带多少。

这时敌人，更加疯狂，向所有缺口处逼近。我们奉命突击，抢占东门两个缺口。敌人在城外，所有高屋顶上架起机枪扫射，枪弹如雨，杀声震天，掷弹筒也向缺口连续发射，企图强行登城，多次冲锋都被我打退。但已是血染城墙了。班长尹占云、张××等一个人投了几箱手榴弹后，英勇牺牲，两个排长也同时阵亡了。激烈战斗到天黑，敌人不能越我城墙一步，而已付出大量的伤亡，只得收兵，但凶残的敌人，并不死心，仍用各种火力进行封锁，企图困我于绝境。我连只有排长邬守椿没有负伤，士兵只剩十多名了。于是，急忙请示上级，但联系已断绝，我们到北门，才碰上124师蔡证营长，在集合部队，吕超旅长头部重伤，人事不知地躺在担架上。

集合拢来的人，多是伤兵，没有一支能战的部队。突围，冲不出去，待到天明，困难更不堪设想。

有人提出用火烧城门。熊营长和我们马上同意。立即行动，找来十多小桶煤油，倒在城门上，任其下流，大火熊熊燃起来。城外四门都有火光，敌方没有料到我们会火烧城门。

我们就地等待出城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有的士兵就睡着了。这样紧张时能入睡，疲劳确已够受了。有人拿吃的来，当然没有人问他的来源。有肉有干鱼和煎饼，还有烟和糖果什么的。大家尽量吃喝。而我和邬守椿却不能下咽，想起我的官兵……邬守椿和我是同乡，又是同学，我们私感很好。我悄声对他说，要是突不出去，明天必然遭难，我决不当敌军的俘虏，到时你用枪把我打死算了。言毕相对默然。

滕县城门又高又厚。烧了许久才大部分毁坏，把沙包一阵推下去灭火，好在有火光迷惑敌人，我们出城未被发觉。先是蔡营长护送吕旅长的担架出去，其余一拥而出。我们一出城就走散了。我们先向北走，再拐向西，翻过铁路天快亮了。回望滕县城，还是四面火光。

我们必须在天明前，脱离敌人的火力圈，赶渡微山湖。天明城内，又是一阵枪炮声，城外也用炮火追击，好久才平静下来，滕县血战才算结束了。

我只带了七个士兵走到湖边（湖长二百余里，宽约三十里）老乡让我们立即上船，横渡过去。一到湖中间船支就多了，都是老百姓划船，载送我们的官兵。一到岸边，就有老百姓送来茶水和馒头，有呼我们到屋里休息，照顾非常周到。已是肖县管的地方了。老百姓的热情接待，使我们感愧殊深。在这里我得到的情况是非常惊人的。当在滕县战斗到第三天下午时，敌人四面环攻，企图由各个缺口处突入城内，战斗惨烈，到了极点。有些阵地，已经混乱了。各级指挥官，上城督战，不是阵亡，就是负伤。伤亡了也不便向下传，怕动摇军心。指挥系统中断，谁也找不到谁，秩序大乱，只有各自为战了。这里回忆一下我122师及在城内参战部队的伤亡情况。122师师长王铭章阵亡，师参谋长赵相贤阵亡，师少校参谋范承模阵亡。364旅旅长王治远负伤，727团团长沙宣武负伤，727团第一营营长王承裕负伤，727团第三营长施吉甫负伤，727团第一营连长张全馨阵亡。727团连长杨东玉、赵洪轩、谢有恒等负伤。连长以下军官伤亡就更多了，各级司令部的官佐伤亡也很大。还有124师旅长吕超负伤，45军陈离师长负伤，据后来

统计士兵伤亡五千多人。

这次战役伤亡这么大，意义在那里呢？这当然不是我们下级军官所能侈言的，但上级告知我们有以下几点收获：

1. 滕县血战消耗了敌人，使敌消耗炮弹数千发，伤亡兵员一千多人。

2. 阻挡了敌人，直下台儿庄，围攻徐州的去路，推迟了敌军的行动，使我大兵团赢得时间，完成布署，掌握了会战歼敌的主动权。没有滕县的血战，就没有台儿庄大捷。到台儿庄大捷后，敌军“不可战胜”的神话，就彻底破灭了。

挫敌精锐——台儿庄大捷

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，苏、鲁交界的地方，距徐州一百余里。有一条铁路，南联陇海，北接津浦铁路，台儿庄大概是其中心。我国有名的贾旺、枣庄等煤矿，就在这一带南北地区。

台儿庄紧靠运河北岸，有铁桥过火车，桥下可以行船，交通方便，工商业发达。它虽不是县邑，却有坚固的城墙，可见从古就很重要。据说五代时梁武帝困台城就在这里。

在滕县血战时，我张自忠等三个集团军，兼程赶来，在台儿庄及其以北峄县广大地区。对敌人展开强大的攻势，迎头痛击敌军。用大兵团把敌军分割包围，激战旬日，歼敌三万多人。赢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。这一仗歼敌两个半师团，号称精锐的板垣师团，也在这里报废。时正1938年花落时节。

我们11军122师在滕县战役后，西过微山湖，到徐州以北二十里，石屯村收容整理。并立即组成一个战斗团，由张步蟾团长率领，赶去前线，接受新的作战任务。即奉命守运河南岸，韩庄以东沿线。集团军总司令部就在离此不远地方一个村庄里。

运河水深岸陡，虽是天然屏障，但河面不宽，至多不过五、六十米。敌人已经占领桥头阵地，虽然铁桥已经炸毁，但地形开阔，不易防守。好在敌我在这里都不是主攻方面，只隔河对峙，互相射击，稳住阵脚而已。

在这里我们也有过血的教训，三营有个马营附（即副营长），阵地上对着“枪口”（射击孔）观察敌情，对河的敌人，突然从射击孔打来一枪，正中马营附头部，顿时毙命，大家相对骇然。我们的阵地，既有掩蔽部隐蔽身体，又有交通沟，不露目标，纵横通行，敌弹何来？经检查发现，我们工事的枪口，开得太大、太直，暴露在敌人的眼前。这样近的距离，正是射击的好目标。

这时候由四川送来的新兵，已经到了锡山，我奉命去带领班排长，接收新兵去了。

分兵多路 徐州突围

台儿庄大捷以后，我军未能也不可能乘胜追敌，直下济南。而是以保卫徐州为目的，调整部署。使我得到时间，进行休整，并各路增兵，紧急北从峄县临城，东从海州，南从蚌埠等方面守卫徐州。我军奋起迎敌，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徐州大会战。

我们22集团军在徐州以北，津浦铁路上英勇对敌。我们在砀山接收的新兵，即由122师新任师长王治远率领到徐州以北二十里的石屯待命，这是几个营的新兵，既没有经过训练，又未发武器，自卫都有困难。白天荫蔽到麦地里不能进村，敌机每日一百多架次，连日轰炸，徐州市内及近郊，大片地方已成土焦瓦砾，大小数十条街道被焚烧，成了一片火海。我们在石屯与徐州近在咫尺，如被敌机发现，就难免挨炸弹，蒙受严重的损失。我们是没有战斗力的徒手新兵，只有避之大吉为是。白昼都在野外露宿。

会战正在进行，敌人占领了徐州以西的黄口车站，形成了对我军的战略包围。我们留此无用，反使战斗部队受累，奉命仍由王师长率领突围。

陇海铁路线上的黄口车站，在徐州以西六十里，扼我军西去的要道。敌机低空飞行。敌人在此高悬气球，侦察我军动向。我们半夜行军到天明，接近黄口车站，部队完全荫蔽在小麦地里，等待天黑，一整天水米未沾。天黑以后，敌人不断的打照明弹，捕捉目标，我们慢慢的摸到车站东面，兵分多路，一鼓劲地向西突围。敌人发觉后盲目射击一阵，但我们很快脱离了火力圈。敌人夜间是不敢追击的。

我们用几个夜间行军，过了淮阴到周口镇（一名周家口），稍事休整。幸掉队的很少，特别新兵没有掉队的。因新兵胆小，一步也不敢离开队伍。白天在麦地里荫蔽时，就有人抬起头，看排长在不在，连长在不在，好象兵一离开官什么办法都没有了。在抵御外侮的旗帜下，真是相依为命。这种官兵之间的自发感情，确实难得。

一出周口镇，就是一片汪洋，趟水走了好久才走完，大家都很疑惑。还不是涨水天那来这样大的水？问老百姓才知道是黄河河堤被炸开，河水夹着泥沙奔向南流了。大家蹙额叹息，不解其意。

一到平汉铁路的漯河站，到处都贴有收容部队的通知。我们22集团军各部在信阳集合，我们就搭火车到信阳，在这里领到武器装备。有苏式轻机枪，每连六挺。每个营的重机枪连领到四挺马克沁重机枪。

整编部队，把旅的编制撤销了。每师三个团。122师就是364、365、366三个团组成。我调到364团第一营重机枪连当连长。步枪也换成中正式或汉阳枪了。

我们出川抗战已近一年了，打了几次硬仗，才得到这次补充，官兵欢欣的心情，可以想见。我虽不懂重机枪性能、操作和射击技巧，有些陌生，但也愉快的接受了任务。为了把握战机，奋勇歼敌，我们紧急进行各种试射，大家高兴极了。

二十二集团军的部队，陆续突围出来了。只有总司令孙震、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等

没有出来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突围没有成功，又与部队失去联系，只带随身官兵二十余人，东去海州，乘外国轮船，经上海到香港，再回广州，直到武汉。沿途费了多少周折，才回襄阳总部。

我们的部队在信阳稍停，奉命开到襄樊整训，这时已是夏日炎炎的六月底了。

襄樊整训 奋起歼敌

1983年6月底（或7月初），我们由信阳出发，向西经桐柏县、唐河县，折而朝南，步行约四百里到达鄂北的樊城，渡过汉水，进驻襄阳整训。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，已先期到达，住在樊城郊外村庄。第22集团总司令部与部队同时到达，住襄阳城内。

还在信阳收容部队时，我被调到122师364团第一营重机枪连连长。领到四挺马克沁重机枪。我对重机枪是门外汉，只有一个排长，对它稍微熟悉一点。真是新官、新兵、新武器，大家都得赶快学习。

重机枪连的编制是两个排长，一个司务长、连长，共四员军官，一百零几名士兵。每个排由两挺重机枪，××支步枪组成。

编制就绪，我就开始紧张的训练。首先要知道它的性能，和使用方法。马克沁重机枪，七九口径，最大射程为两千公尺。八百至一千二百公尺，为有效射程。射击角度六十。加上高射装置，可以对空射击。它的重量四十多公斤，枪身和脚架，可拆开携带，也可用牲口驮。

其次是射击，包括装填子弹，马克沁重机枪最大的射击速度是每分钟五百发子弹。子弹带有二百五和五百发两种。但最主要的还是慢射点放为主，在战场上既能节约子弹，又能确实命中目标。但难度大，不易熟练。

再次就是构筑重机枪阵地。既要荫蔽，伪装使敌不易发觉，又要发挥火力（最重要），还要随时变换位置。这一切，都是我们必须确实掌握的。训练正在紧张进行着。

对于襄阳的情况，我们应该大概地了解一些，（后来它实际上成为22集团军的后方基地）襄阳为鄂北重镇，与樊城隔汉水相望，故统称襄樊。自古以来，都是军事要地，东汉末年为刘表所据，有荆州古治之称。时为襄阳专署，鄂北行署所在地。名胜古迹，以诸葛孔明隐居的隆中山最著名。贯穿南北一条大街。城中间有一座钟鼓楼，直耸云霄，颇为壮观。四周城墙，年久失修，有些地方已经倒塌了。襄阳城西南有岷山，下有小河，昔刘备马跃檀溪就是此地。再西行三十里就是隆中，是诸葛亮隐居的地方，我们野营演习，就在这一带地方举行。並构筑作战阵地。樊城商业发达，农产品（特别是棉花）集散的地方。汉水航运方便，可达豫赣，下至汉阳与长江汇合，帆船川流不息。樊城地势平坦无险可踞，市区也没有城墙。东面十五里张家湾，是唐河注入汉水出口处，据说是关云长水淹七军的地方。自然形成三角洲，可以筑成阵地拒敌。

我们初到襄樊，一看，它街道虽不宽，但商店林立，什么公司、银楼、钱庄、饭

店、洒家，包医花柳等等五花八门，一应俱全。夜间灯红酒绿，很有一点“太平”景象。但小街僻巷，则遍是妓院、私娼，为了生活不惜拉人下水，我同邹守椿等，都遇过这种事情，必须破钞，才能走脱。有的沿街卖唱，声音凄楚，形同乞丐。难道她们是天生的无耻之人吗？真是天堂地狱，对照鲜明，那管敌人已深入国土多时矣。

刚过九月，我们就奉命开到信阳，迎接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任务去了。

保卫武汉 信罗鏖兵

1938年10月，41军122师，在襄阳尚未补充完竣，即派了64团由施吉甫团长率领，受124师师长曾苏元指挥去信阳参战。我们以战备行军赶到信阳，得知敌人从东面，潢川方面发起进攻，企图强占信阳，从南面包围武汉。

我军正在潢川、罗山地区与敌作战。要求我们师以一部速占信阳县城，其大部守卫罗山。据此，曾师长即派了364团去守正阳，师部率两个团去守罗山县城。保卫武汉的战役开始了。

正阳位于信阳东北约百里，我们赶到已是一座空城，地方官守土无责？敌人未到先弃城逃走了。我们赓急进城，占领阵地构筑工事。我这个重机枪连，是初次上阵，都想一显身手。官兵心情既喜又紧张。嚷着“老子远距离也能放倒敌人哟！”特别是一排高个子机枪射手曹林周（二十八、九岁由四川送来的新兵）更为高兴。他身高一公尺七、八，体力过人，食量也大，就是买鞋子相当困难。操作时变换阵地，他把一架机枪提起就走。行军时一个人扛半天机枪也不在乎。就是不大注意荫蔽身体，总想扣着扳机连续打它几弹带才过瘾。就怕他作战鲁莽，过早暴露目标，我多次跟班、排长打招呼，要他加倍注意。有时他性子犟得很，班长也把他无法。我就亲自指挥这个班。

在正阳县城内，已买不到东西。但城外仍有集市，可以采购给养，不过价钱要高一些。我们在城里城外构筑阵地，炊事兵却发现了不是奇迹的奇迹。原来这城河宽且深，里面鱼多得很。用扁担可以打它几条大鱼。这下各伙食单位，都可以每顿吃鱼。据说是县政府喂的，他们走了，乐得部队享受。

流了一大通汗，敌人并没有从当面来，我们却奉命转移了。又到一个名叫九店的山坡小集布防。这里地势起伏，易守难攻，离信阳也近了。我们刚筑好简单工事，敌人就出现在面前攻击前进了。

我们营摆两个步兵连，和一个重机枪连在第一线，火力强大又集中，只是没有重炮。敌人陆空联合猛烈进攻，激战两日夜，我们阵地丝毫未动。敌攻势受挫，而我们却没有力量出击。接着是天降大雨，数日不停，敌人攻击停止了。我们得加固工事，在野外与敌对峙，官兵成了泥人。但仗打得好，大家都很满意。团长施吉甫，营长侯子平时对我机枪连在第一线构成火网，阻击敌人，称赞不已。

天晴了，敌人又开始攻击，还是照样挨揍。一天下午，天快黑的时候，敌人在我阵前放起毒气，黄烟弥漫，我阵地上咳嗽声四起，少时就咳不出声了，官兵都中了毒。在

我跟前的号兵，刚想吹号，一张嘴就倒在地上，喷嚏不止，情况紧急。

我们没有防毒面具，只知道用湿手巾或肥皂水捂着嘴这点常识，大家这样做了。我忙把又湿又汗的袜子捂在嘴上，继续射击，各挺机枪也有响声，我才稍微放心。曹林周夺过我手中机枪，连续射击，过了饱鹑，入夜风向一转，毒气已经过去，我阵地岿然屹立。我把受毒气重的士兵换下来，到营部后面村庄去休息。这一天一夜炮声隆隆，我军鏖战正酣，但枪炮声由远而近，敌人已接近信阳了。我们又坚持了一整天。到深夜才奉命转移。部队迅速脱离敌人，在信阳以北，翻过铁路，直向西急行。天已微明，我们走上至桐柏的公路，人流拥挤，混乱不堪，原来昨天下午信阳已经失守了。在泥泞的公路上，没有人管。大车、汽车、摩托车、弹药车歪歪斜斜，倒在地上。还有整箱整箱的弹药和行李卷也没有人要了，看来是装备越好的部队，丢得也越多。

老百姓为了逃命，扶老携幼往前跑，军队则为了赶路，总想冲过人流走先头。我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，敌飞机在头上盘旋，也不愿停一下。我想只要不丢掉我这几挺重机枪，就是胜利，其他可以不管。

过了桐柏县，情况才缓和了一些，找到营长部队才停止下来。总算领教了一次敌前退却。清点人数，经过这次信、罗战役，我连伤亡了几个士兵，孔排长受伤未退。走掉了队的十多个人后来才陆续赶到。重机枪无损失。可是官兵疲劳已极，停一下就走不动了。特别是受毒气较重的人。

部队奉命仍回襄阳。在行军中，病号越来越多。我感到又气又急，还没有到襄阳我也病倒了。有人让我坐担架，我坚持不同意，把部队交给排长，我带上十来个病号，缓缓而行。有时找老百姓请牛车坐一段路，到集镇找医生吃点药。他们跟着连长，一路上不愁喝，走路渐渐有精神了。走走停停，有说有笑，反正这已不是前线，多一天少一天跟上部队，也不打紧。病号们你追我赶，一个也不落后。三百多里路，走了十来天，却把病走松了，有的甚至复原了。我精神为之一振，病去大半，不待就医，立即带兵回营。

打一次仗，官兵算是共了一次生死患难。也是一次官兵互相考验，看你是不是在紧要关头，勇敢有办法，可以信赖。我连士兵李云德、何楷、唐俊德常说“连长把我们打都打不跑”。有同事说，赵某人带新兵也能打仗。这可能是对我的过奖吧！

我当时带的这个连，是由四川送来的新兵组成的。连上两个排长和大部份士兵，都比我（25岁）大，好象三侠五义小说上的小兄老弟似的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同官兵拜过把，称兄道弟。相反我平时和战时，对他们都很严格。

要说清这个问题，也很简单。我们是在抗战时期，当兵的离乡背井，不远千里，是来抗战打日本的。士兵把性命交给国家，实际上就是交给与他们直接有关系的连排长。如果当官的不关心爱护士兵，他们感到无可信赖，何必同你去送死。我当连长就是，时时想到官兵互相依存，“共赴国难”，如此而已，岂有他哉。否则，何敢言战！

挺进钟祥 敌前撤兵

1939年3月，41军122师奉命向钟祥县进军。我们364团第一营是左路前卫营。途间得知县城已失，敌人正向张家集方向前进。我们战备急行，如时赶至。有老百姓来报告说，敌人正在张家集附近放火烧民房。我们翻过山坡一看，还正在燃烧。我们展开部队冲锋上前，临近了敌人未放枪。原来敌人已经走了。我们不甘心扑空，派队往追，一面把火扑灭。这一下也轮到敌人逃跑了！大家正议着，却发现敌军暴行，把一个老头吊在树上剖腹挖心而死。一条水牛，砍断脚杆，挖去大腿上的肉，倒在血泊中。更令人发指的是两个妇女一老一少，被日本兽轮奸后，丢在草堆下，奄奄一息。真是惨绝人寰，目不忍睹。在场官兵，悲愤已极，有的掩面大哭。一齐呼喊，“我们要为老乡报仇”。我们追击敌人的部队报告，敌人已退回县城去了。我们叫百姓回家帮办后事，一面请示命令。

我们营奉命守客店坡一线。张家集在客店坡前面，是我进出的地方。客店坡位于大洪山南麓，有大路可通南面的京山县。是一个有土寨的集市，背靠大洪山，面向京山、钟祥，可以出击，也可防守。营长派我带一个重机枪排和一个步兵排，占领前面的一座小山，形成纵深配备。並经常进出于张家集，监视敌人。

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，敌人却没有出过城。我们的士兵，一面守阵地，一面打草鞋穿。这一带广出大米，稻草多得很，打草鞋不愁原料。这一下营林周大个子，也不为没鞋穿作难了。我要老班长何楷一定把他教会。

到四月底，敌人开始进攻了。一开始就攻击客店坡我营主阵地。也就是攻击我们前进阵地侧后方。我掉转枪口，对准敌人两面夹击，把敌人压缩在一个村庄里，前进不得。敌人后续部队，陆续赶到，飞机凌空，炮火也更加猛烈，一直战斗到天黑。我奉命撤回客店坡，见各连已作好撤退准备了，我把部队摆好，去见营长，得知情况变化。敌人从京山、钟祥、随县、信阳等地出击，势有攻击襄阳意图。我们奉命立即经枣阳、唐河（河南南部地）向北撤退，免遭敌军包围。据此，这意味又要跑趟子了。

我即让官兵在阵地上休息一下，吃饱干粮搞水喝。因吃够了前几次敌前退却的苦头，我建议，愿带一个重机枪排和我连上的步枪班担任掩护。各位连长在想“你太冒失了吧”！但不明言。营长侯子平也不开腔。

我说用重机枪打掩护，确实也有点冒险。但我们现在是被敌粘着的，你一走他必然猛追。部队又要跑散。若再被敌拦腰一击（因我们要经过枣阳、唐河等地）情况如何是可以想见的。

我们的步兵连趁黑夜，快撤离阵地，我把重机枪留下来，继续射击就可以迷惑敌人，还可多杀伤敌人。他以为我重机枪还在阵地上，不是要走，还要再战。就必然架起山炮，打一阵子才敢前进。他动作一迟缓，我们大队可脱离敌踪，我把少数步枪，多占

几个地方，形成正面很宽的样子，到处都在打枪，使敌人晕头转向，不知所以，营长终于同意了。各全就开始行动。布置停当，天已微明，敌人出来了。我两挺重机枪封锁要道，一阵点放。各步枪同时射击，敌人遭到阻击，停止前进了。再架起山炮射击，打在我们的泥地上。我们的兵都在叫嚷，有炮弹你尽管打。我们却要走了。

我叫孔排长带曹林周这挺机枪先撤，我带一挺机枪断后。他们已经上了埡口，一看连长还没有下来。曹林周又架起机枪射击，喊我快走。这时敌人的机枪疯狂射击，找到我机枪目标，曹林周身中数弹，登时阵亡。等我赶到一看，曹林周还坐在机枪脚架上，两手紧握枪把。好象正在射杀敌人。勇哉曹大个！我一看大惊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大家都泪流不止。

追兵在后，事不宜迟。唐急将他掩埋在一个土沟里。

营长见我还没有退下来，就派传兵令来催。我对准敌人狠揍一顿，又铲几铲土盖在曹林周遗体上，才率队悻悻离开战场。赶到茅秩畈，才归队休息。把情况报告营长，谈到曹林周英勇牺牲也很痛惜。大家问长问短，我却默默无言，心情悲痛，可想而知。除曹林周外我连还有何人伤亡，想不起来了。敌人伤亡也不会少。

经我们这一纠缠，阻挡了敌人几个小时的追击时间和路程，使我大部安全脱离敌人。正是牺牲一小部，保全大部。若能避免伤亡，岂不更好！

这次敌人，确实到了樊城正北六十里的双沟镇，各路会合后，企图寻找打击目标，而未得逞，又各返回去了。

我们绕了一个几百里的大圈子，经枣阳（鄂北）唐河（豫南）南阳（豫南）邓县（豫南）新野（豫南），又回到襄樊休整。我奉命调本营第一连当连长。我连官兵都不让我走，我也有些不愿去，但军人命令服从，不便坚持己见，只得安慰自己的部下一番，就任新职去了。

冬季告捷 夺敌重炮

1939年秋，41军122师由襄樊出发推进到随县历山。这时得知的敌我态势，大概是，敌人占领武汉后延西窥宜昌，并在平汉铁路武汉至信阳这一段，向西侧延伸，已占去桐柏县、随县、应城、京山、钟祥等县城。并在这一地区四出窜扰，构筑据点，采取守势。

我第五战区张自忠集团军，在钟祥、宜城汉江两岸；王瓚绪集团军在大洪山；震孙集团军在随、枣。（总司令部在枣阳县）等地区与敌相峙。

41军部在唐县镇，122师部在历山364团进至茶庵附近。第一营在×庙至茶庵一线占领阵地。我是第一连连长，奉命在随县城外独桐山，庙儿坡、擂鼓磴（223）高地蒋家岗等地敌据点周围活动，以监视敌人。这时原我连排长邬守椿已升任第三连连长，我们能很好的相互配合，都很高兴。

我连在一个多月时间，袭击敌人据点二十多次。差不多都是昼伏夜出，接近敌人。有时搞火力侦察弄清敌人的兵力、火力布署，若有机会，就乘隙突入，出其不意，打死打伤敌人。总想捉活的始终没有办到，但缴获总算不少，计有敌人的步枪、手枪、掷弹筒等武器弹药，及军装呢大衣，呢军毯等等。还有吃的如咸鱼、干醋、干酱油、纸烟等等。除武器上缴外，其余留在连上自用，或赠朋友，大家津津乐道，共开“洋荤”。

虽然战果不算大，但在我连来说还是第一次缴获敌人的武器和物资，的确也有点鼓舞人心。它是敌人从海外送来的呵！我们也付出了代价，班长唐××被敌人打死，也有人负伤。唐班长埋上了棺材。

后来才明白我们这些行动，为我军冬季攻势作了准备。就在这时我连官兵，患了一次虐疾（打摆子），差不多都患了，特别是我打得最久，约两个月。有时敌人在打炮，我在发抖，说来真是笑话。营长把我的传令、炊事员叫去问我忌嘴没有？（因当地患烧热病要忌大肉、猪肉、油），确实我没有管这些。有啥吃啥那。还是打仗要紧。反正医药连奎宁都没有。

所谓冬季攻势，就是在冬天对敌人展开攻击。1939年的冬季攻势，是十一月下旬开始的，共进行了两个月。各部对当面之敌进行一次全面攻击，各有任务和目标。如41军122师攻擂鼓磴、庙儿坡、蒋家岗等地，124师攻击袁山、高城等地之敌。并有炮兵支援，火力相当可观。

这次作战，122师第一线部队，统归师长兼356团团长胡临聪指挥（364团团长沙吉甫已撤换，由吴忠敏担任团长职务），命第一营攻击庙儿坡敌军据点。

营长侯子平命一、三两连担任攻击。立即完成准备，到指定位置待命。我们对庙儿坡再一次进行侦察。

庙儿坡位于随县正西，离城五、六里。它在独桐山、擂鼓磴敌两个据点中间。敌人修了一条炮车路，重炮可以拉上山顶。它前面坡度不大，后面有几家民房，但老百姓被敌人赶走了，地形比较复杂。

我们决定在夜间，用钻隙迂回的打法，插入敌后，两面突击，一举歼灭敌人。请示营长决定由我带第1连钻进敌后，邹守椿第三连正面攻击，要求行动隐秘，等我一到就开始动手。因没有信号联系，也没有手表对时间。只能估计。

我连三个排长，都是当兵出身。第一排长马全福胆大心细，遇事沉着；第二排长刘××年青勇敢，行动迅速；第三排长高××年岁大（四十多岁是师部老兵）。动作迟缓一些，但不算油滑。130多个士兵，新老各半。班长方文孝等，都是经过多次战斗。他们对我也不陌生。只要组织得当，行动秘密，必操胜算。

战斗组织，凡是行动稍有困难的，留下来守阵地。每个排带两挺轻机枪，十多支步枪，每个人带手榴弹四颗、一律轻装，并检查有无音响。在白天把这些准备好了，并各自互相检查练习，大家跃跃欲试。

临阵磨枪，似乎有点繁琐，但我心里明白，用钻隙攻击的打法，我们的经验不多，必须谨慎小心，作充分准备，才能取得成功。否则自己牺牲事小，断送官兵性命事大，当指挥者能不忌乎！

时间在推移，总算盼到了总攻开始的时候。我们荷枪实弹出发了。马全福带一个班在前面开路，我在全连先头，以极轻快的步伐，迅速钻进敌人控制地带，在两个据点中

间，上了敌人炮车路。按预定留高排长用两挺机枪，对随县阻敌增援。

我们沿敌人炮车路，迂回到据点后面炮兵阵地跟前。敌人正闹闹嚷嚷，不知所云。炮手在向蒋家岗方面发射。我官兵一见分外眼红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我一吹哨，发起冲锋。上百颗手榴弹扔向敌人，刹时敌炮兵阵上火光四溅，鬼哭狼嚎。紧接着四挺机枪一阵扫射，残敌应声倒地，大炮被我夺获了！

邹守椿率领该连，同时发起冲锋，一齐冲上山来，在很短的时间，就把敌人阵地全部占领了。我们胜利会合，官兵欣喜若狂。敌人被打死炸死在阵上，尸横遍地，也还有敌人不见了，原来钻进掩蔽部去了，整死不出来，后来我们因此吃了亏。

营长得到报告，即带领老百姓和我们的士兵一百多人，连拖带抬把敌人用八匹马牵引的一门重炮，和一架炮车，硬拖下去了，我们才松了一口气。大家说了好一阵子邹守椿才愿下去，也把他送走了，因他受了重伤。

这次战斗，确实数得上是一次大胜利。打得干净利落，勇猛异常，协同也很不错，一举夺获敌人的大炮和枪支弹药，还有一些军用物资。但我们也吃了一点小亏，两个连长负伤。邹守椿是去时负的伤害，我是下来时才负伤，被打穿右臂。两个连共伤亡十多人。说来也有点气人，由于自己大意，放敌人混过去，反过来使自己吃了亏。孙子有言“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何况无算乎”！

敌人是狡猾得很的。在阵地前后面，都盖得有掩蔽部，有枪眼可以射击。我们突然袭击，打死在阵地上的大部份敌人，也有连抛带滚，钻进掩蔽部的，还有在掩蔽部里睡大觉的。我们一数敌人尸体，有报十五个的！有报二十个的！有报二十三的！但我总觉得，敌人决不止此数。有炮兵必然要步兵伴随。到那里去了呢？却找不着，在这漆黑的夜间。

敌人在挨打时，慑于我们威力，平息不敢蠢动，等到回过神来，开始放枪了。我们的士兵想找点战利品，在阵地上乱窜。不知从那里一枪被打伤了，接着这里一枪，那里一枪，打伤了几个人，我们还不在意，甚至认为是误伤。总觉得已是“坛子头捉乌龟”，有敌人你也跑不了！这时两个连摆在狭小的阵地上，有些混杂不清，班排长有的失去掌握，这也是失着，必须赶快调整部署。

这时营长上阵来了。你说擂鼓磬、袁山都未得手，天明敌人一定要反扑，我们也站不住脚，有命令撤回原阵地，我把三连带走，你再下来。我急叫三连排长集合队伍跟营长去了。

我刚指定撤走一部份，随县之敌随着炮响出城来了。阵地前后敌人从掩蔽部钻出来，开枪射击。我还想回击一阵，组织起来用手榴弹炸死敌人，不意右臂已被敌人打伤，忍痛退下阵来，所幸官兵无损。

我们在冬季攻势中，夺敌重炮告捷，但未尽全功。

遂宁参议会内幕

刘伯常

当年国民党政府，鉴于彼时波涛汹涌的民主浪潮，便诡称结束训政，实施宪政，还政于民。各县地方的所谓民意机构遂应运而生。

一九四三年，遂宁县临时参议会宣告成立。县党部和政府指定奉四承，雷惊为正副临时参议长，并指定临时参议员三十多人。刘洁任秘书，设干事三人。会址设于遂宁县原商民协会。

一九四五年，遂宁县第一届参议会，在国民党县党部和伪县府的卵翼下诞生，各乡镇、各行业选出参议员五十二人，由全体参议员选出雷惊为议长，戴其光为副议长。甘君藻任秘书，设书记和干事七人，会址同上。

一九四七年，照例改选，成立遂宁县第二届参议会，全县各乡镇、各行业选出参议员五十七人。全体参议员选出邓执中为参议长，许永椿为副议长，刘紫任秘书，设干事三人。会址未动。由反动党团指定何丹根、李实君、方太和等为驻会委员，并担任国民党核心小组成员。

县级民意机构，按伪政府有关法律规定，起初为临时参议会，继进为参议会，最后为议会。

国民党政府有关县地方自治条例规定，凡要求出任参议员者，均须事先由本人检呈党籍、学历、经历证件，申请考试院主管部门审查，确认其为甲种或乙种公职候选人，经当地县政府公告，方为合格。并规定竞选参议员者，住城市的须有一定量的房产；住乡村的，须有一定量的田地，否则，无权竞选或当选。然而，某些靠强权支持竞选参议员的人，并不符合上项条件，也居然算当选。这充分暴露了假民主，真欺骗的实质。

本县第一、二届参议员的诞生，都是由县属每一乡镇选出一名参议员，工会、农会、商会、渔会、海员工会、医师公会、教育公会……照人口比例，分别选出参议员若干名。明令有定额，不能任意增减。

反动党团参政的巨头，俱视参议会为彼辈争权夺利的灵敏导体。他们党欲控政，政不服党，团谋升位，相形见绌。瓜分宰割，纵横捭阖，闹派别，搞小组织，不一而足。而地方政治骗客，狡诈市侩，劣绅土豪，封建把头，豪商巨富……也都把任参议员做为猎取功名富贵，炫耀桑梓的契机。什么民权主义，民主政治，民意代表，有选举权、有罢免权一系列高腔，一时甚嚣尘上。然而处于旧社会最低层的广大工农群众，却无权参与伪参议员的选举活动，多数工农连参议员这个职位和姓名都不知道，怎么代表民意，就不想而知了。

党棍雷惊，凭藉县党部书记长权势，阴谋控制县地方政权，操纵县地方政局，于选举阶段，支使反动党团骨干，袍哥帮会，特别是由他提线的三民社喽罗，深入乡镇，控

制乡、镇人民代表会议，垄断选举，使支持他的候选人当选，争夺有利于己的政治活动多数席位，以操竞选议长的胜算。城区五镇乡为其巢穴，稳占一局，雷惊为支持其党羽——县党部监察主任王君泽当选参议员，不惜千方百计，设法把永兴乡争当参议员的劲敌刘缉光（舵把子）塞进农会选为参议员。三青团干事长贺白光，不甘示弱，东拉西抓，以参议员蒋君质为先行，多方膨胀在参议会的势力，必欲抗衡雷惊。县长彭心明、冯英等，表面上不干顶地方民意选举，要搞真正民主，而暗中指使伪乡、镇长操纵乡、镇民代表主席的选举。哥老会，无论永和公或三民社，都非常贪恋参议会这块不耕不种自然丰收的肥沃土壤，彼此都渗透到乡镇，直接支配人事，瓜分主席、乡长、校长、征购主任和参议员等职位，达到独霸一方，或平分秋色的目的。一九四五年选首届参议员时，北固镇永和分社舵把子冯焕章、冯丹书坚决支持牧师袁德馨，而三民社舵把子廖瑞廷，即抬出吴泮林相对抗。一九四七年参议员选举中，永和社舵把子余霖时，又出面帮老秀才吴泮林拉票，结果反让刘伯常当选了。吉祥寺是永和社总舵把子李树骅的发祥地，参议员自来就该李家坐席，谁也不敢染指。桂花镇是省参议员李鸣和的家园，其弟李智轩是天然参议员。仁里乡长是刘家人（刘恕之），主席是刘家人，因而刘序西能两届都选为参议员。各乡、镇亦无不如此。

至于争夺议长宝座，更是矛盾重重，错综复杂，丑态百出。雷惊恃有是党部书记长身分，捧着“以党治国”的王牌，与县长彭心明暗定密约，进行政治交易，支持他当参议长。邓执中想当参议长而辞去教育科长，亦与县长冯英私下勾结，冯英利用县长权力，从各方施加影响。当时一心想连任参议长的雷惊，虽然背后有三民社总舵把子李竞芳副师长的有力支持，配合与三民社有联系的参议员，企图击败邓执中。谁知三青团干事长贺白光，对雷惊夙怀憎恶，趁机分化雷的力量，从而增加了邓的有利因素，使邓执中戴上了参议长“桂冠”。副参议长戴其光出来得比较容易，而许永椿竞选副参议长，则与邓执中狼狈相依，互换选票，加上与号称“八大金刚”的乡、镇恶势力内外勾联，才爬上副参议长这把交椅。落了选的雷惊，气急败坏，会上公开同邓唱对台戏，暗地分化瓦解邓的势力，企图架空邓，而操纵参议会，使他自己任遂能与李树骅、李竞芳三足鼎立。为最后夺取县长或县议长创造条件。

参议员中，有的见风驶舵，贪婪无厌。如旧时的城乡市场管理税收，形式上由政府主管机关公开招标，而实际上都归当地的参议员和乡、镇长、舵把子等人所把持。不论谁人出面投标，少不了他们的暗地分肥。民间买田置业，参议员是当然“中人”，谢礼从优。当时的县合作金库，竟被许永椿、何丹根、方太和等几个参议员当做私人企业，任意摆布，中饱私囊。副参议长许永椿的老家安居镇粮食征购处盗卖了大批公粮，许百般袒庇征购主任，捞了大笔黑财。

一九四九年，伪专员李泽民，试行所谓“二五减租”，成立减租督导团，月薪硬大洋三十元，许永椿欲借机安插亲信，三青团包围专员，闹得乌烟瘴气，定不了局。又如为了争夺电厂厂长肥缺、县长、议长，短兵相接，遭到社会舆论的严词谴责。当时有位署名常君的写了一篇短文，在涪声日报上揭露了参议会的丑闻。

新桥乡参议员刘举之，奸污女教师，为了灭口，竟逼迫一知情的男教员去当青年军。

每当参议会开大会的时候，伪县长和田粮处长、税捐局长等人，为谋求顺利通过他